



鑿石遊子

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二年級 蕭佩芬

安頓好行李後，我依手上的車票，找到了自己的座位。往車窗外望去，有個女人站在候車亭發呆。我向她揮了揮手，示意她可以先離開。然後巴士便發動了。看著她逐漸變小的身影，打滾在眼眶已久的淚水沿著臉頰流了下來。這都第幾次了，唉，每次面對離別非得弄成這樣嗎？我暗自罵自己。

剛剛那個女人是我媽，今年六十歲，長得天生麗質，不認識的人大概都會以為我和她是姐妹。媽媽雖然只有國小的學歷，但這完全阻礙不了她成為事業和家庭上的大贏家。媽媽從小為了照顧她年幼的弟妹，很早就輟學去離家不遠的製衣廠當車衣女工。我外公很年輕的時候便因中風去世了，外婆一個人沒辦法擔起六個兒女的生活費，因此身為大姊的金鳳女士就算有萬般無奈，卻還是只能為生活放棄學業。我想這是大部分下南洋來到馬來西亞生活的華人以所經歷的辛苦，這種生活對於還在跟父母要錢念書的我，是永遠無法體會的。

農曆新年回家這段期間，我養成了早睡早起的好習慣，早上六點起床到早市幫媽媽擺攤，晚上吃完晚餐後就可以準備洗洗睡了，幾乎不會在八點後出家門。我問媽媽，你們平時晚上都沒有娛樂活動嗎？她說早上六點起床工作，晚上當然就累了，哪兒來的精力去亂晃呢。於是，他們晚上幾乎都待在家裡，開著電視，邊滑手機，邊等著離家在外的兒女們打電話回

家。我離家的這幾年，家裡變化很多，發生的很多事我沒辦法參與，更不用說幫上什麼忙。甚至很多時候都是透過視訊和家人聊天，才知道他們最近發生了什麼事。

再睜開眼的時候，巴士已抵達了機場。乾掉的淚痕躺在臉頰上，有點黏黏、乾乾澀澀的。完成登機程序後，我又再次踏上了時空穿越之旅。這是第幾次去台灣，我也不太記得了。

高中畢業後，我第一次來到台灣，第一次離開我的家鄉鑿石城那麼久，第一次到花蓮。在花蓮念大學是我短短二十幾年人生的蜜月期，好山好水好無聊。哦不，是好山好水好幸福。一開始還在埋怨花蓮怎麼這麼偏僻，沒有機車就和沒有腳一樣，哪裡也到不了。後來，越來越適應那裡的生活，偶爾到大城市的時候還會覺得人太多太擁擠，還是和花花草草作伴開心。

當然，那裡也是我成長最多的地方。一個人來到全新的環境，就必須要逼迫自己去尋找活下來的的方法。從填飽肚子到填飽心靈，又或各種生活中的大小事，都要自理。大一大二的時候，我參加了各式各樣的活動還當了幹部，延續我在高中的社團生活。大三大四進了實驗室，學習一些專業相關的技術。然後就面臨了畢業的難題：該找工作了嗎？找什麼樣的工作？在台灣找嗎？那個時候，我只覺得自己還沒有準備好進入職場，也沒有條件去和聘僱者談薪資，要他們分口飯給我吃。

叮咚，您有一則訊息。原來是申請研究所的成績已經公佈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打給爸媽，和他們討論這件事。考上臺大的研究所對他們來說，就是：哦～我女兒還要繼續唸書。“研究所的名字叫什麼來著？”“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。”我回答。“你決定就好啊。”本來也沒想過唸研

究所，畢竟我在馬來西亞的同學大部分念完大學就出社會工作了，當初報研也是抱著想試試看的心情。而這意想不到的機會，帶我踏上另一個旅程。

老實說，解剖所的生活，對我這個生活在田園已久的人來說是吃力的。碩一時，禮拜一到三要從早上八點上課到下午五點，禮拜四和五要做實驗，必要時六日也得去實驗室。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，讓我無數次想要放棄。但每次闖關打怪成功後，覺得自己又成長了一些。關關難過，卻越挫越勇。即便無法用最好的成績去完成每一個關卡，但我沒有選擇逃避，而是硬著頭皮槓上了！

去年十一月，我接連著去了韓國和美國開研討會，這是我發白日夢都不曾想過的事。雖然當時參加研討會所報告的內容十分貧乏，但卻是我踏入神經科學領域的第一個小成果。有句話是這樣說的：時間花在哪裡，成就就在那裡。從一開始做實驗、整理實驗數據、寫論文、申請補助、申請簽證、自己打點整個行程到抵達會場的那一刻，花費了很大的精力與努力。透過參加研討會，讓我有機會與不同國家、不同語言、不同文化的學者交流，除了提升自己的表達能力，也進而讓我去思考要如何把研究做得更好。

有時，我會想：如果當初我選擇留在本地唸書，路也許會平穩許多。然而沒有這幾年漂泊在外的冒險，哪來今日的收穫呢？馬上，又要面臨畢業了。在下一個十字路口，我不確定自己會往哪裡前行。不過，我相信，這一次自己可以從容地面對接下來未知的挑戰。



<https://mapchart.net/world.html>